五禮通考

D仁12
1762
21

十一

門口 12
號 1062
卷 21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刪訂
李太保總督漕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宸元

吉禮五十七

儺

蕙田案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幽明之故聖人通之故有儺禮以驅疫焉疫者四時不正之氣邪鬼或憑之以爲癘鬼神之有邪正亦猶人之有君子小人也神之正直者不畏人鬼之奇衺者陰氣之慝以陽剛之氣懾之則遊散而不爲害亦其理也周禮所載狂夫之狀雖近于誕然豈非所謂知鬼神之情狀者乎今以周禮禮記月令

此係明治廿八年八月諸同人於柳山田一郎君處贈貢
參校

之言載于前後世之事附焉殆亦聖人神道設教之一端也夫

周禮夏官方相氏狂夫四人

王氏昭禹曰方相氏者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于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也鄭氏鍔曰或謂每歲有時儺之事所謂季春命國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見于月令者是也三時有儺夏則無之方相氏乃為夏官之屬何耶蓋方相氏以狂夫為之康成謂方相猶放想可畏怖之貌義無所考殆倡狂之意也因四方而驅疫必狂夫為之蓋陽勝則為狂陰慝則為疫狂夫陽之太過者也夏則陽盛而火王陽盛而太過則為狂矣使之索陰慝之鬼亦厭勝之術高氏愈曰方相能于四方上下相察凶神者也狂夫不自檢飭者其職上逐疫而屬夏官者陽蒸殘戕陰驅疫癘其義一也

掌蒙熊皮黃金四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儺以索室毆疫（疏案月令惟有三時儺季春有國者儺仲秋天子乃儺季冬乃命有司大儺言大則及民庶此經所儺據十二月大儺而言鄉黨鄉人儺鄉特牲鄉人陽亦皆據民庶得儺而言也

李氏嘉會曰鬼神陰物狂夫四目元衣朱裳皆象陽氣以抑陰氣蔡氏德晉曰蒙冒熊皮示其猛黃金四目示其明執戈揚盾示其威百隸秋官司隸所掌五隸也時儺以季春仲秋季冬三時而儺也索室驅疫謂入室中搜索疫鬼而驅逐之也

方氏苞曰元衣朱裳執戈揚盾以驅疫可也而蒙熊皮黃金四目則怪誕可駭蓋王莽好厭勝如遣使負幣持幢與令武士入高廟拔劍四面提擊正與此相類故劉歆增竄此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耳削去則職中辭氣相承完善無疵

蕙田案方氏于周禮之文可疑者輒謂劉歆附王莽竄入此亦其一然聖人不語怪而除怪以怪蓋為愚夫婦而設未足過也若因誕而削之則石言神降豈非怪之尤者乎謂王莽竊其似以行私則可竟因此而削之則不可也

春官占夢季冬遂令始難毆疫（注）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去疫癘故為此讀

李氏嘉會曰季春仲秋季冬皆有儺今日始儺者蓋在上始行儺禮則諸侯萬民斯可儺也

王氏昭禹曰玩舍菜贈惡夢內無鬱然後自外至者可索而毆也

易氏祓曰始儺所以迎
和氣毆疫所以送戾氣

男巫冬堂贈無方無算（注）杜子春云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行必自堂始巫與神通言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元謂冬歲終以禮送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皓集說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于此時行之也

仲秋之月天子乃儺以達秋氣（注）此儺儺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值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伏則厲鬼亦隨而出行于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儺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陳皓集說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為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陳皓集說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日月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為厲鬼將來或為災厲故儺磔以禳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為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

方氏慤曰儺所以儺陰匿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儺以狂夫為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惡故也攘九門欲陰惡之出凡此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儺陰惡之作于春者也仲秋季冬則儺陰惡之作于秋冬者也獨夏不儺則以陽盛之時陰惡不能作故也季冬一歲陰惡之盛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特謂之大蓋毆者邪氣也達之送之皆正氣也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災難故旁及四方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春曰命國秋曰天子冬曰命有司何也蓋天子之儺為國而已非自為之也委之有司而已故言之序如此且互相備也

郊特牲鄉人禳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禳強鬼也謂逐強鬼也禳或為獻或為儺朝服立于阼神依人也（疏）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驅逐強鬼孔子恐廟神有驚恐身着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毆疫時儺索室毆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

馬氏晞孟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于周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于神明矣非俟于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葉氏夢得曰儺有二名儺猶禳也以禦陰為義故文從儺猶禳也以抗陽為義故文從難此以存室神也故以禳為名鄭氏以為強鬼之名誤也

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

宋子集注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已而安也

雲麓漫抄世俗歲將除鄉人相率為儺俚語謂之打

野狐案論語鄉人儺朝服立于阼階注大儺驅逐疫鬼也亦呼爲野雲戲

禮記外傳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率領羣隸驅索瘟疫之氣于宮室之中亦攘送之義也天以一氣化萬物五帝各行其德餘氣留滯則傷後時謂之不和而災疫興焉大儺者貴賤至于邑里皆得驅疫命國儺者但于國城中行之耳

莊子遊島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譟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疫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

右經傳儺

漢舊儀顓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疫鬼一居若水是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樞隅處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

後漢書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侲之言善善童也皆赤幘皁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于是中黃門倡侲子和

曰甲作食蚘胇胃食虎雄
咎伯奇食夢強梁祖門共
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
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
女不急去後者爲糧（注東京賦曰
梫魅魅訴猶
狂斬委蛇腦方良囚耕父于清冷溺女
光注曰魖魅山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
惡水故因溺于水中使不能爲害夔魖
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魖
一足越人謂之山徼魍魎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也
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腰
十二獸儺嚾呼周徧前後
（注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
然火光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侲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駈
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之
（注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爲三部更
送至雒水凡三轉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度還）百官官
府各以木面獸能爲儺人
事陛者罷（注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
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儡主

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于是黃帝法而象之毆除畢因立桃
梗于門戶上畫鬱儡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于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于蟠木
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儡兄弟二
人性能執鬼桃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
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
鄧皇后本紀永初三年舊事歲終當饗衛士大儺逐疫
太后以陰陽不和軍旅數興詔饗會勿設戲作樂減逐
疫侲子之半悉罷象橐駝之屬豐年復故
北魏書高宗本紀和平三年十有二月乙卯因大儺耀
兵有飛龍騰蛇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禮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
更爲制令
隋書禮儀志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上十二
以下爲侲子合二百四十人一百二十人赤幘皁褠衣
執鼗一百二十人赤布袴褶執鞞角方相氏黃金四目

熊皮蒙首元衣朱裳執戈揚盾又作窮奇祖明之類凡十二獸皆有毛角鼓吹令率之中黃門行之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儺者各集被服器杖以待事戌夜四唱開諸城門二衛皆嚴上水一刻皇帝常服即御座王公執事官第一品已下從六品已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譟入殿西門徧於禁內分出二上閤作方相與十二獸儛戲喧呼周徧前後鼓譟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于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倀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執事十二人赤幘褌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著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于宮門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揚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城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瞿牲匈磔之于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書禮樂志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倀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一人爲唱師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預備每門雄雞及酒擬于宮城正門皇城諸門磔禳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增各于皇城中門外之右前一日之夕儺者赴集所具其器服以待事

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于階鼓吹令帥儺者各集于宮門外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出命寺伯六人分引儺者于長樂門永安門以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唱侲子和曰甲作食殆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疆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盡凡使一十二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趨順天門以出分詣諸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鬫牲匊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清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于座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

陰之神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埳

百官志內寺伯六人歲儺則涖出入鼓吹署令一人大儺帥鼓角以助侲子之唱宮門局宮門郎二人歲終行儺則先一刻而啟皇太子

舊唐書禮儀志季冬晦堂贈儺磔牲于宮門及城四門各用雄鷄一

職官志太卜令掌卜筮之法歲季冬之晦帥侲子入宮中堂贈大儺

開元禮諸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一人皆以雜職充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戮靴四人執鞭戈儺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于州門外其縣門亦如之

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于是儺擊鼓鼗鞉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官者引之徧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仍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為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酒奠脯于門右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于門南酒以爵脯以邊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告于太陰之神寒暑往來陰陽之常度惟神尚饗

以酒脯之奠敬祭于神

〔乾淳歲時記〕禁中臘月三十日呈女童驅儺裝六丁六甲六神之類

〔東京夢華錄〕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亦魁偉貫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鎮殿將軍二人亦介冑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裝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竈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熏門外轉龍彎謂之埋祟而罷

〔荊州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為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邨人並擊細腰鼓戴狐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注案禮記云儺所以逐癘鬼也呂氏春秋季冬紀注云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晉陽秋王平子在荊州以軍圍除以鬬故也元中記顓頊氏三子俱亡處人宮室善驚小兒漢世以五營千騎自端門傳炬送疫棄洛水中故東京賦云率歲大儺驅除羣癘方相秉鉞巫覡操刻俑子萬童丹首元製桃弧棘

矢所發無臬宣城記云洪矩吳時作廬陵郡載土船頭逐除人就矩訖矩指船頭云無取所載土耳小說孫興公常著戲頭與逐除人共至桓宣武家宣武覺興應對不凡推問乃驗也金剛力士世謂佛家之神案河圖玉版云天立四極有金剛力士長三十丈此則其義

蕙田案自唐以後儺之禮不見于正史以上三條雖出于小說而語稍近實附載之

大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始于周禮方相氏而其事見于月令之三時季春行于國中仲秋行于宮禁惟季冬謂之大儺則通上下行之也雖以孔子之聖亦從鄉人之所行蓋有此禮也若無此禮聖人豈苟于同俗者哉漢唐以來其法猶存漢以中黃門為之蓋以其出入禁掖為便今世此法不傳然宮中遂容陰氣偪盛不能無影響之疑于是乎假外道以驅除之臣請斟酌漢唐之制俾內臣依古制以為索室逐疫之法是亦闢異端嚴宮禁之一事也

右歷代儺

酺

蕙田案酺祭不知何神鄭康成注為人物哉害之神後世蝗則行之亦為民祈禱之意也

周禮地官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春秋祭酺亦如之（注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故書酺或為步校人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蝝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蓋亦壇位如雩禜云王氏昭禹曰祭酺必于族祭禜必于黨祭社必于州者凡以其祭有大小之不同故即其所聚之衆寡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然則社之祭大矣故祭社于二千五百家之州禜之祭次之故祭禜于五百家之黨酺之祭小矣故祭酺于百家之族）

鄭氏鍔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詔得橫賜則會幾日謂之酺說者謂酺之言布也王者布德于天下而合聚飲酒也周人之酺殆此類

蕙田案經明言春秋祭酺與合聚飲酒之說不同鄭說非

五代史晉本紀出帝天福八年六月庚戌祭蝗于皐門

文獻通考宋太祖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以牢禮祭之

宋史真宗本紀天禧元年五月諸路蝗食苗詔遣內臣分捕

文獻通考天禧元年以蝻蝗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諭諸州軍于公宇設祭

宋史仁宗本紀慶歷四年正月太常禮儀院上新修禮書及慶歷祀儀

禮志慶歷中上封事者言螟蝗為害乞外內並修祭酺

禮院言案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酺為人物災害之神鄭元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蜂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為壇位如雩禜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為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有蜂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準祭馬步儀壇在國城西北差官就馬壇致祭稱為酺神若外州者即畧依禜禮其儀注先擇便方設營攢為位營攢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器物並如小祠先祭一日致齋祭日設神坐內向用尊及籩一豆一實以酒脯設于神坐左又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執事者位于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薦神用白幣一丈八尺在篚將祭贊祀官拜就盥洗訖進至神座前上香奠幣退詣罍洗盥以酒再詣神坐前奠爵讀祝再拜退而

瘞幣其酺神祝文曰維年歲次月朔某日州縣官某敢昭告于酺神蝗蝝荐生害于嘉禾惟神降佑應時消殄謹以清酒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饗

高宗紹興三十二年太常寺言酺祭依紹興祀令從之

孝宗本紀紹興三十二年五月癸巳蝗

文獻通考紹興三十二年八月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欲依紹興祀令蝗蝗為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乞于餘杭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合并辦排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例在外州縣無蝗為害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寧宗嘉定八年以飛蝗入臨安祭告酺神

宋史禮志嘉定八年六月以飛蝗入臨安界詔差官祭告又詔兩浙淮東西路州縣遇有蝗入境守臣祭酺神

薫田案蝗亦昆蟲之類耳而其害民至大世謂蝗所行處有神故古稱飛蝗不入境及自入水死若有默相然者此祭之所以不可已也然則酺非祭害物之神祭其主此害物之神者耳

右祭酺

盟詛

薫田案穀梁曰盟詛不及三王考之書苗民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則三王以前蓋有之矣苗民覆之故數之以為罪展禽有言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勞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

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史職之詩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非謂不可盟謂其盟之屢而無信也夫世之治也人以心相與家以誠相示知畏于神而不敢欺敬于神而不敢慢先王因其畏敬之心而躬信畏以先之此盟之所以息邪省刑而足以輔治也故周禮秋官立司盟以掌其事至并盟誓而背棄之則刑罰有所必加矣司盟亦謂之司載國語司載糾虔天刑是也但古者結繩足以示信盟詛雖有而不必用去古既遠民俗澆漓盟詛雖用而如無有升降之際良可慨已盟誓盛于春秋後世間有之學者不察以周官太平之書胡爲玉府有珠盤玉敦之事戎右有贊牛耳桃

茹之文遂信何休戰國陰謀之說蓋亦不考之于詩書爾今依經傳通解之例附著于篇

書呂刑 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覆三苗之民瀆于亂政起相漸化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盟詛之約 疏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以為常起相漸化中猶當也皆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以此無中於信反背盟詛之約也

詩小雅巧言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傳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 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 正義言凡國有疑謂于諸侯羣臣有疑不相協則在會同之上用盟禮告盟而相要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是也

何人斯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傳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箋我與汝俱為王臣今汝心誠信而我不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此物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怨故設之以此言 疏解所以有詛者民不相信則盟詛之言古者有此禮故欲與之詛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盟詛之法也彼不信自在詛下而兼言盟者以詛是盟之細故連言之也犯命者盟之不信者詛之是盟大而詛小也盟詛雖大小為異皆殺牲歃血告誓明神後若背違令神加其禍使民畏而不敢犯故民不相信為此禮以信之此傳言民者據周禮之文耳其實人君亦有詛法襄十一年左傳言季武子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陽虎及三桓盟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諸五父之衢是人君與羣臣有詛法也此何人與蘇公同為王臣蘇公與之詛則諸臣相疑亦應有詛法但春秋之世無其事耳詛之所

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注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注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訟）（疏此盟詛謂將來訟者先使之盟詛盟詛不信自然不敢獄訟所以省事也）

黃氏度曰獄訟爰情臣詐無質證不可推究者多矣株連則恐其枉故為盟詛以止之詩蘇公刺暴公之語曰出此三物以詛盟則故其事可行也凡民以覆詛盟則氏論鄭事曰邪而詛之將何益哉反諸本之謂也

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為之辭（注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知愧而自悔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知愧而自悔也）（疏盟處無常但盟則就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鄭氏鍔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彼將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用酒脯醢也）

司盟共祈酒脯（注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為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知愧而自悔也共酒脯以祈神祈其知愧而自悔也）（疏盟處無常但盟則就其地之民出牲以盟并出酒脯以祈明神也鄭氏鍔曰民有盟詛則鄰里當共其牲既使衆庶共質之而鄰里共牲之人必能詰責之彼將祈其盟之必驗也神之小者用酒脯故祭侯之禮用酒脯醢也）

天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注敦槃類珠玉以為飾）（疏若為壇土有二等王與諸侯殺牲載血而盟則供珠槃玉敦

王氏昭禹曰珠槃以盛牛耳玉敦以盛血

春官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之者司盟直掌盟載之法不掌祝號與載辭故使詛祝掌之）

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疏為要誓之辭）

用一牲而已非三物並用而言出此三物以三物皆是詛之所用總而言之故傳辨其等級云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則鄭伯使宰出盟一羣行出犬雞所云三物並用者時考叔為子都所射鄭伯不誅子都而使諸軍詛之百人為羣出一羣詛之二十五人為行或出犬或出雞以詛之每處亦止用一牲非一處而用三物也如此傳君乃得用豕彼百人即得用羣者於時鄭伯使之詛故得用君牲也以行之人數少於卒自為等級耳此豕犬雞詛所用也若盟皆用牛哀十五年左傳說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羣以盟孔悝者時太子未立不敢從人君之禮故鄭皇議殺之贊牛耳挑刻哀十七年左傳曰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盟者人君用牛伯姬孔悝以羣下人君牲是盟用牛也此謂大事正禮所當用者耳若臨時假用其禮者不必有牲故左傳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

周禮秋官司盟掌盟載之法（注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疏謂以牲載此盟書於上故謂之載也若云爾無我詐我爾虞有違此盟無克祚國盟辭多矣以此為本

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注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

鄭氏鍔曰神之明者吉凶禍福必審神尚幽人將告幽故北面也

王氏昭禹曰幽則質之神而盟者神之所為也明則盡之人而約者人之所為也盟諸神約之人所以結信之道

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

考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頡考叔者（疏凡言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

載之于策人多無信故為辭對神設之使用信故云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亦為此盟詛之載辭以成之謂正之使不犯

地官封人大盟則飾其牛牲（注）大盟會同之盟（疏）大盟謂天子親往臨盟此一經皆用牛牲故總云飾其牛牲也

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注）鄭司農云敦器名也辟法也（疏）凡盟先割牛耳盛於敦中以桃茢拂之又陳其載辭使心皆貼耳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疏）凡盟先割牛耳得敦血授當歃者（疏）凡盟先割牛耳得敦血授當歃者（疏）凡盟先割牛耳得敦血授當歃者於珠盤以玉敦盛血戎右執此敦血為陳其盟約之辭使心皆貼耳也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

贊牛耳桃茢（注）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故書茢為滅杜子春云滅當為厲元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為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耳者歃以珠盤尸盟者執之

桃鬼所畏也刻若帝所以卻不祥

鄭氏鍔曰盟雖歃血必有尸盟者執牛耳牲至順執牛耳者取其順從以聽命也

陳氏禮書古者人君出入則巫覡有事弔臣則桃茢在前開氷則桃弧棘矢以除其災致膳則葦桃茢以辟凶邪膳于君有葦桃茢于大夫去茢於士去葦則盟用桃茢宜矣蓋桃則桃有過于茢矣

度朔之論桃湯之用則桃有過于茢矣

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

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注）涖臨也天府祕廟之藏（疏）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既臨其盟書因登此書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掌事皆與六卿同故皆有副貳盟辭而藏之擬相勘當也

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蔥田案此因覲而以會同之禮見諸侯遂有盟約之事司冦謂邦之大盟約春秋傳所云勞而賜之盟者也盟詛所祭之神經無明文據此則祀方明也

禮記曲禮涖牲曰盟（注）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聽禮令存遇會誓盟禮七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等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

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元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舍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于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貽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為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記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列諸侯于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王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宮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畧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欲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俊衛侯之手及拘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于牲上坎而埋之故信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于邾邾君來至蔑也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

蕙田案此春秋書盟之始疏文亦最詳故錄之後但載其有關盟詛之事義者

七年左氏傳陳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注挿如忘志不在于挿血也疏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

蕙田案此口含為歃血之謂

八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注宋序齊上王罰也瓦屋周地）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詰誓不及五帝（注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詰誓尚書六誓七誥是其遺文五帝之世道化淳備不須詰誓而信自著）盟詛不及三王（注三王謂夏殷周也夏后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會衆所歸信不盟詛也）交質子不及二伯（注二伯謂齊桓晉文）胡傳周禮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命于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耳德又下衰諸侯放恣其屢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

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末至于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蕭魚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于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亦變周制矣

湛氏若水曰紀參盟也古者天下爲公會同之禮制于天子無上命而私盟無道之甚者也然而彼善于此則有之參盟之謂也故書而紀之

十一年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達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傳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顚鄭伯使卒出射潁考叔者（注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疏）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犬雞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北曰豭豕北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爲艾豭明以雄猪喻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蕙田案此詛用三物之證

僖公二十五年左氏傳秦人圍商密晉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注掘地爲坎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

蕙田案此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八年左氏傳晉文公伐衛楚師救衛戰于莘壯楚師敗績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王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注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于京師）要言曰皆奬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注奬助也渝變也殛誅也俾使也隊隕也克能也）晉人復衛侯寧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

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自今日以往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成公十二年左氏傳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交贊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無克祚國

蔥田案此三條皆盟辭

襄公九年左氏傳諸侯伐鄭鄭人恐乃行成(注與晉成也)同盟于戲鄭將盟鄭六卿公子騑(注子駟耳)公孫蠆(注子蟜)公孫舍之(注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注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爲載書(注莊子士弱載書盟)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注如違盟之罰)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注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注子駟亦以所言載于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注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于鄭乃盟而還(注遂兩用載書)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

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注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注蠲潔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注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

蕙田案此用兩載書盟及要盟之證

十一年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今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注僖公之門)詛諸五父之衢(注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蕙田案此盟後復詛之證

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奬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注三司天神疏盟告諸神而先禋二司知其是天神也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青赤白黑元黃設六玉圭璋琥璜璧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祀方明禮日月四瀆山川邱陵彼方雖不言盟其所陳設盟之禮也鄭元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天子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監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斥何神但在山川之上知其是天神耳名山山之有名者謂五嶽四鎮也名川謂四瀆也)羣臣羣祀(注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注先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衛鄭曹滕姬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姒姓薛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疏十三國爲七姓世本世家文也姬即次曹意及則言不以大小爲次也實十三國而言十二服虔云晉左盟不自數知不然者案定四年祝佗稱践土之盟云晉重耳申子是晉爲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令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誤也劉炫難服虔云案宣子恐失諸侯謹慎辭令告神要人身不自數已不在盟彼叛必速豈有如此理哉)明神殛之(注殛誅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注踣斃也)

蕙田案此盟之明神見于盟書可據者

二十三年左氏傳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紇爲立悼子紇廢公鉏後孟莊子疾豐

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及孟孫卒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乃盟臧氏

二十五年左氏傳崔杼弑齊君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注大宮太公廟）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注盟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子抄答易其辭因有歃曰所不與崔慶者本或此下有有如此盟四字者後人妄加）

蕙田案此亦改盟書之證

二十六年左氏傳宋寺人惠墻伊戾爲太子痤內師無寵（注惠墻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駟告公曰太子將亂既與楚客盟矣

蕙田案此亦坎血加書之證

二十七年左氏傳宋向戌善于趙文子又善于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齊人許之告于秦秦亦許之皆告于小國爲會于宋將盟于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固請釋甲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曰視邾滕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

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書先晉晉有信也晉荀盈遂如楚涖盟

蕙田案此小國尸盟之證

二十九年左氏傳鄭大夫盟于伯有氏禆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注言不能久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昭公元年左氏傳會于虢尋楚之盟也祁午謂趙文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于晉晉之恥也子相晉國以爲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頓國家不罷民無謗讒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名矣而終之以恥午也是懼吾子其不可以不戒文子曰武將信以爲本循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穡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爲人下吾不能是難楚不爲患楚令尹圍請用牲讀舊書加于牲上而已晉人許之

蕙田案此尋盟之證讀舊書加于牲上也

三年左氏傳子太叔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疏十三年傳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彼謂諸侯于天子朝覲同盟之數此說文襄之霸諸侯朝霸主大國之法也霸主之合諸侯不得令其同盟以奬已故令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不復設年限之期周室既衰政在霸主霸主不可自同天子故設此制以簡之)

蕙田案此霸主會盟之法

十三年左氏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惟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

定公五年左氏傳陽虎囚季桓子冬十月己丑盟桓子於稷門之內庚寅大詛（注稷門魯南城門傳言季氏之亂）六年左氏傳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注傳言三桓微陪臣專政為八年陽虎作亂起）

蕙田案此二條亦盟詛並用之證

八年左氏傳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注二子晉大夫）衛人請執牛耳（注盟禮尊者涖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涖牛耳故請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涖之請執牛耳請使晉大夫執牛耳今衛侯與晉大夫盟自以當為盟主宜涖牛耳故請晉大夫使執之）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親視諸侯（注言衛小可比晉縣不得從諸侯禮）將歃涉佗拔衛侯之手及捥（注拔擿也血至捥）（疏）曰說文云擿排也排擿也拔是推排之意故為擿也昭十三年傳言擿于溝壑謂被推入坑也）衛侯怒王孫賈趨進（賈衛大夫）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蕙田案此小國執牛耳之證

哀公十二年左氏傳魯哀公會吳于橐皐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注尋重也寒歇也）乃不尋盟

蕙田案此不尋盟之證

十四年左氏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

十五年左氏傳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輿豭以盟孔悝

蕙田案此盟不用牛之證下于君也

十七年左氏傳哀公會齊侯盟于蒙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注）執牛耳尸盟者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注）李羔高柴也鄫衍在七年發陽之役衛石魋（發陽鄖也在十二年石魋石曼姑之子）武伯曰然則疑也（注）疑武伯名也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疏）依禮小國執牛耳武伯得季羔之言以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之既合古典武伯自以魯是小國故云然則魯也杜以傳有小國大國之執故云據時執者無常劉炫以為小國恒執牛耳何得云執者無常

蕙田案此亦小國執牛耳之證

國語楚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注）置立也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望表謂望山川立木以為表表其位也鮮牟東夷國燎庭燎也

晉語晉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必由姦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姦者惑也夫淫惑之國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正無以姦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謂伐其根素流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之于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由無佐也

春秋莊公十三年公羊傳莊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子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齊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曹子曰城壞厭竟君不圖歟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其許諾桓公曰諾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傳葵邱之盟束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曰毋雍泉毋遏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孟子五霸桓公為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

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家語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從之至會所為壇位土階三等以遇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酢既畢齊使萊人以兵鼓譟劫定公（東夷雷鼓曰譟）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曰士以兵之吾兩君為好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心怍麾而避之將盟齊人加載書曰齊師出境而不以兵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魯大夫也）而不返我汶陽之田吾以供命者亦如之齊侯歸責其羣臣曰魯以君子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使得罪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四邑鄆讙龜陰也汶陽之田本魯界）孔子適衛路出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衛而止之孔子弟子有公良儒者為人賢長有勇力以私車五乘從夫子行喟然曰昔吾從夫子遇難于匡又伐樹于宋（注孔子與弟子行禮于大樹之下桓魋欲害之故先伐其樹焉）今遇困于此命也夫與其見夫子仍遇于難寧我鬬死挺劍而合衆將與之戰蒲人懼曰苟無適衛吾則出子以盟孔子而出之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乎孔子曰要我以盟非義也

陳氏禮書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常不弛於天下使人

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于教也其可忽哉周禮有盟萬民有盟諸侯有詛萬民之不信有教國之信用則盟詛固有大小矣司盟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贊牛耳桃茢封人凡賓客軍旅大盟飾牛牲其未殺也飾以文繡其殺也實之於坎加書其上盤以盛耳敦以盛血尸之者執耳大者先歃小者亞之（哀十三年吳晉爭先國語曰吳先歃晉亞之又晉語宋之盟楚人請先歃霸王之勢在德不在先歃定四年祝鮀曰晉文踐土之盟衛成公弟猶先蔡）有玉帛以禮明神（哀十二年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有桃茢以祓不祥既盟則以盟書登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然則司盟共祈酒脯則既殺以盟於前又用酒脯以祈於後也覲禮諸侯覲天子春拜日秋禮山川邱陵冬禮月與四瀆而繼之以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謂升沈必就祭謂王巡狩也王巡狩之盟其神主曰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王宮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歃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飲牲爲載以約誓于上下庶神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曰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瑕禽曰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王賜之騂旌之盟杜預曰言得重盟不以雞犬蓋騂旌之盟非王賜者不得用也（襄十年）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禳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左傳曰鄭伯使

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顓考叔書無逸曰否則厥口詛祝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然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閟詛諸五父之衢陽虎巳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庚寅大詛又盟三桓于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鄭伯使卒出犬雞以詛射顓考叔者是盟有繼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則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爲將來也詩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毛氏曰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蓋以鄭伯使卒與行出此三物辨而等之其詳不可考也周禮左傳天子諸侯之盟皆執牛耳而衛太子蒯聵與伯姬與豭以盟蓋下人君之禮也然盟詛皆坎牲加書以告明神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春秋之

盟有適一時之急而不用牲者若孟任割臂以盟公華元登楚子反之牀子反懼而與之盟此皆假行其禮而不用牲也春秋之盟或尋或同或乞或要或逃或渝或盟君以大夫或辱人以城下日以長亂莫之或熄皆先王之罪人也

右經傳盟詛

史記平原君適楚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祿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漢書王陵傳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皇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

魏志臧洪傳臧洪字子原廣陵射陽人也太守張超請洪爲功曹與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與語大奇之又致之於劉兗州公山孔豫州公緒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相讓乃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血而盟

吳孫權與蜀盟文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于董卓終于曹操九州輻裂普天無繼及曹丕偷取天位而子虐幺麽尋亦凶逆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虐擒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在建大事必先盟誓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列境宜立盟約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既盟之後戮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有渝此盟剏禍先亂俾墜其師無克祚國

晉劉琨與段匹磾盟文天不靖晉難集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播越震蕩罔或攸底二鹵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於鋒鏑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煙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靈叨竊台岳臣磾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類猾夏王旅隕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序同好者莫不臨之以明神結之以盟誓故齊桓會於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於踐土而諸侯茲順而臣等介在遐鄙而與主相去迴遠是以敢干先典刑牲歃盟自今日既盟之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磾琨亦如之繾綣齊契披布胸懷

書勒金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遺育

晉庾闡爲郗車騎討蘇峻盟文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稱兵攻宮焚掠宗廟遂乃制脅幼主有無君之心大行皇太后以憂厄崩殂殘害忠良禍虐烝民窮凶極暴毒流四海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今主上憂危百姓倒懸忠臣烈士志在死國既盟之後殘力一心共剪醜類殞首喪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無望偷安當令生者不食今誓死者無媿黃泉

陳沈炯爲陳武帝與王僧辯盟文侯景戎羯小醜逆天無狀背我恩義破我國家毒我生民改移我廟社誅鋤我郡縣割裂我宗姻我高祖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享育萬民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授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強弩陵蹙朝廷劘肝斮趾不厭其快高祖菜食卑宮春秋九十屈意凝威憤終寇手大行皇帝温嚴恭默不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豈有率土之濱忍聞此痛僧辯等荷相國湘東王泣血銜寃之寄摩頂至踵之恩能不瀝膽抽腸共誅姦逆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逆豎尊奉湘東王嗣膺鴻業以主郊祀若一相欺負一相違戾天地宗廟是譴是詰

右後世盟詛

禳

惠田案禳禳之禮小矣古人敬事神明所以交之者異也以血塗禳即以禳名祭孫炎謂猶

治亂曰亂抑其義歟

大戴禮諸侯釁廟成廟釁之以羊(注廟新成而釁者尊而神之也)
(孔氏禮記雜記疏謂宗廟初成則殺羊取血以釁之)

君元服立於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元服(注以神事故亦同爵弁以載君朝服者謂不與也)

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宰夫入廟門碑南壯面東上(注拭帨東上者宰夫也宰夫攝主也)
(鄭氏雜記注拭靜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是厨宰之官拭羊拭靜其羊拭於廟門外但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元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宰之時則爵弁純衣)

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鄭氏雜記注自由也)
(孔氏雜記疏雍人舉羊升屋者熊氏云謂抗舉其羊升於屋自中者自由也謂升屋之時由屋東西之中謂兩階之間而升也中屋南面者謂當棟屋之上亦東西之中而南面刲其羊使血流于前雍人乃降皇氏云舉羊謂縣羊升屋者謂掛羊於屋自中謂在屋之中中屋謂羊在屋棟之下縣之上下處中今謂屋得以升為縣又中屋為屋棟去地上下為中此正得云屋中不得云中屋若室裏縣羊血則當羊而下何得云血流于前又下文其鮮皆于屋下明知其釁則在屋上檢勘上下皇氏之說非也)

門以雞有司當門壯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注有司宰夫祝宗人也)
(孔氏雜記疏門廟門也滅於廟室故釁不用羊也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

郊室割雞于室中有司亦壯面也(注郊室門郊之室一曰東西廂也釁東西室有司猶壯面統于廟也案小戴割雞亦于屋上記者不同耳)
(孔氏雜記疏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用三雞釁門夾室用雞之時如上用羊之法亦升屋而割之先釁門後釁夾室又畢於門也其鮮皆於屋下鮮記無後升屋而釁也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釁夾室之時宰夫祝宗人皆當於夾室而立)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於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宴君揖之乃退
(鄭氏雜記生告者告宰夫)
(孔氏雜記疏釁事既畢宗人告攝主宰夫以事畢宰夫及祝宗人等乃退反報君命於路寢君受命之時南鄉于路寢門內南面而立)

禮記雜記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壯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當門夾室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爵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壯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注）宗人先請于君曰請命以釁某廟君諾之乃行衈謂將刲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耳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周禮有刲衈君朝服者不至廟也（疏）其衈皆于屋下者謂未刲割羊與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廟則在朝之屋下門與夾室則在門夾室之屋下衈訖為釁之時門則當門屋之上中夾室則當夾室上之中以刲雞使血流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周禮云毛牲曰刲羽牲曰衈以此經有羊有雞無別刲文故總以衈包之朝服即大戴禮云元衣以不入廟故朝服

蕙田案釁廟之禮二戴大同小異但小戴厠于雜記內大戴則另列為篇故朱子集儀禮經傳取之二書互有詳畧今以大戴為正仍錄小戴于後以備參考

周禮夏官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注）鄭司農云以牲頭祭也元謂珥讀為衈祈或為刲刲衈者釁禮之事也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衈刲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詩也（疏）先鄭云珥以牲頭祭漢時祈禱有牲頭祭後鄭不從者案禮記雜記釁廟之禮云門夾室用雞其衈皆于屋下衈既為釁禮此刲與衈連文則刲亦是釁禮非祭祀之法何得為牲頭祭乎是依後鄭為釁法解之元謂珥讀為衈祈禱之義故以士卽刲衈為正也鄭知刲衈為釁禮之事約雜記而知也云用毛牲曰刲羽牲曰衈者此相對而言雜記廟用羊門用雞皆云衈散文通也知刲衈是社稷五祀始成其宮兆時也者凡物須釁者皆謂始成時是以雜記云廟成則釁之是也

王氏與之曰珥當為弭如小祝沂謂弭災兵沂如小祝所謂祈福祥非釁事也

蕙田案王氏之說非是當從康成注

禮記雜記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注）言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耳（疏）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者釋所以不釁路寢之義言此屋與神明相交故釁之也

蕙田案以上釁廟

禮記雜記凡宗廟之器成則釁之以豭豚（注）宗廟名器謂尊彝之屬（疏）器之名者尊彝之屬也若作名者成則釁之若細者成則不釁名器則殺豭豚血塗之也不及廟故不用羊也

周禮春官天府上春釁寶鎮及寶器（注）上春孟春也釁謂殺牲以血血之鄭司農云釁讀為徽者周禮先鄭皆讀釁為徽徽取飾義云或曰釁令上春釁龜筴等也云釁讀為徽者謂建寅之月也殺牲取血釁之若月鼓之釁者讀從定四年祝佗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釁皆以血血之也

禮記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用幣告先聖先師以罷成（疏）始立學者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罷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罷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為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臨釁主及軍罷（注）大師王出征伐也沿臨也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云主謂遷廟之主左傳祝佗云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尚書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皆是在軍是也

小子釁邦器及軍器（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疏）鄭以軍器別言即云邦器者是禮樂之器也鄭云禮器者即射器之等樂器即鐘鼓之等祭器即邊豆俎簋尊彝器皆是引雜記宗廟器成釁之以豭豚者證此等所釁亦用豭豚也

禮記樂記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注）衅釁字也（疏）言車甲不復更用

周禮春官龜人上春釁龜（注）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元謂上春者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筴相互矣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則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疏）云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者謂若禮記雜記云廟成則釁之廟用羊門夾室用雞之類皆是神之故血之也

禮記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疏）太史史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注）筴蓍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秦以其歲終使太史釁龜筴與周禮異矣

孟子齊宣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趙氏注）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釁殺牲以血塗其釁卻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龜

蕙田案釁禮之小者也故宗廟唯用羊若器則雞豚之屬而已釁鐘以牛非禮也

春秋定公四年左氏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注師出先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于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疏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是軍師將出必有祭社之事也周禮女巫掌祓除釁浴則祓亦祭名故知祓社即宜社是也說文云釁血祭也是殺牲以血塗鼓鼙為釁鼓此皆祝掌之

蕙田案以上釁鼙

周禮夏官圉師春除蓐釁廐注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釁馬神之也

蕙田案此條釁廐

周禮秋官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注鄭司農云謂有爭訟罪罰刑書謬誤不正者為之開藏取本刑書以正之當開時先祭之元謂訟訟約若宋仲幾辟宰者也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珥讀曰衈謂殺雞取血釁其戶疏訟謂爭約劑司約所掌唯約劑之書先鄭以為爭訟罪罰刑書及以珥為祭後鄭皆不從而謂不央者云則珥而辟藏者謂以血塗其戶乃開闔其戶以出本約劑之書勘之又曰訟約若宋仲幾辟宰者案定元年正月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勝薛卿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于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宋仲幾曰踐土固然又士彌牟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此是訟約法故引之為證云殺雞者以雞記云割雞當門其衈皆于屋下言衈故知用雞也

蕙田案此條辟藏而釁

周禮春官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注序第次其先後大小祈當為造穢之穢珥當為衈穢衈者釁禮之事雜記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然則是穢謂羊血也小子職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是也疏孫奭孟子疏周禮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隋釁謂舊血也凡血祭曰釁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罪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

鬯人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鄭司農云釁讀為薇疏鄭讀為薇者以鬯釁尸故以薇為莊飾義也酒中兼有鬱金香草故得香美也司尊彝云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者案肆師云大喪築鬻則此鬯亦司農云釁也

夏官羊人凡祈珥共其羊牲注共猶給也疏犬人共犬此云共羊或羊或犬俱得為釁故兩職各共之也

侯禳釁積共其羊牲注鄭司農云謂釁國寶黃鉞也元謂積積柴

秋官士師凡刉珥則奉犬牲注珥讀為衈刉衈釁禮之事用牲毛者名故破從衈取用血之意知刉衈是釁禮者雜記云成廟則釁之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彼雖不言刉刉衈是釁之門夾室皆用雞者雜記雖言衈即毛曰刉可知相將故知是釁禮知用牲毛者曰刉羽者曰衈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駾可也注鄭司農云幾讀為庇爾雅曰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駾謂不純色也元謂

幾讀為刲珥當為衅刲衅者釁禮之事（疏幾珥言凡則宗廟社稷壇廟新成者皆釁之故云凡也云沈辜者沈謂沈牲于水辜謂磔禜牲體以祭云用騩者騩謂雜色牲此則牧人云毀事用騩是也云可也者用純為正用騩亦可也又曰先鄭讀幾為疵雖引爾雅後鄭不從云元謂幾讀為刲從士師為正珥讀為衅從雜記為正云釁禮之事者據雜記而知也

春官雞人凡釁共其雞牲（注釁釁廟之屬釁廟以羊門夾室皆用雞鄭司農云釁讀為徽（疏鄭云釁釁廟之屬者言之屬則釁鼓釁甲兵皆往其中釁廟以羊以下雜記文司農云釁讀為徽者亦謂以嚴為飾治之義也

薛田案以上釁祭禮

周禮春官女巫掌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見今三月三日水上戒浴是也云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者若直言浴則惟有湯今兼言釁明沐浴之物必和香草經直云浴兼言沐也

薛田案此條所言釁乃祓除之義非釁禮也

春秋僖公十有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公羊傳）用之者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

成公三年左氏傳知罃曰執事不以釁鼓（注釁鼓以血塗鼓）

昭公五年左氏傳楚子伐吳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

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友以歸用之（范甯注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

薛田案釁社釁鼓皆古禮也然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以人血為釁怪矣

又案以上釁附

陳氏禮書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釁以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犬人幾珥用騩禮記言宗廟之器釁之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

釁是也小子珥于社稷祈于五祀羊人之祈衈犬人之幾珥士師之刲珥司約之珥鄭氏皆以爲釁禮謂祈幾皆當爲刲而珥當爲衈毛牲曰刲羽牲曰衈其說蓋以禮記言釁而繼之以衈皆於屋下於是以祈珥爲釁其詳不可考也古之用釁者多矣若天府釁寶鎮及寶器小子釁邦器及軍器龜人釁龜圉人釁廐以至社稷五祀與夫師行之主藏約之戶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豈一端哉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牛馬不預有司爵弁而不冕牲騂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棄也大祝隋釁令鐘鼓鄭氏曰隋釁謂鬻血也凡祭血曰釁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鄭氏曰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然釁浴之于釁禮名同而實異若夫隋釁則授與釁也鄭氏合之以爲鬻血誤矣

右釁禮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七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五十八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參校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五十八

宗廟制度

蕙田案天子宗廟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蓋自虞夏以來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其明証也周監二代制度益昭凡祧遷宗祖以暨宮室服冕籩豆尊罍牲牢器數樂舞之制散見于儀禮周官戴記者雖不無闕略然皆有脈絡可尋推類以求聖人制作之精意穆然可思也今詳其條目統爲制度列于時享之前各家異同之說略爲考定至

律呂本通貫祭祀之樂因廟享最詳並附著焉

易萃卦萃亨王假有廟

大聚之時考德乃洽始可謂之有廟矣故曰王假有廟

〔程傳〕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于有廟極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于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于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于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

〔本義〕萃聚也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己之精神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也

程子曰萃渙皆立廟因其精神之萃而形于此爲其渙散立廟以收之

張氏浚曰巽木在上爲有廟

朱氏震曰艮爲門闕

巽爲高上爲宗廟

李氏過曰宗廟者人心所係武王伐商載車以行係人心也

趙氏汝楳曰天下主王者以聚其生王者主宗廟以聚其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有廟者萃人心之本

龔氏煇曰假字疑當作昭假列祖之假謂感格也王者致祭于宗廟當作昭假祖考之精神也

沈氏起元曰王假有廟玩彖辭有字最重觀渙大象先王以享于帝立廟可見有廟者立廟之謂假字訓至爲是

蕙田案注疏訓假爲至原本渙大象立義似更平實有闕係

彖下傳王假有廟致孝享也

陸氏希聲曰氣聚而生氣散而死魂氣游散無所依歸故聖人于萃聚之時立宗廟以致孝享

吳氏澄曰致者至其極也極盡孝享之道乃能萃已散之精神也

雷氏次宗曰得萬國之歡心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然後可以謂之有廟而致孝享此謂天子之孝

渙卦渙亨王假有廟〔疏〕王假有廟者王能渙難而亨可以至于建立宗廟故曰王假有廟也

〔本義〕渙散也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于廟以聚之

胡氏炳文曰萃與渙皆互艮艮爲門闕一陽在上爲屋二陰在下爲闕高巍之象故曰有廟萃言假廟是言聚已之精神以聚祖考之精神渙言假廟是祖考之精神既散至于廟所以聚之

朱氏震曰上爲宗廟艮爲門闕五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于廟之象

彖下傳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注〕王乃在乎渙然之中故至有廟也〔疏〕此重明渙時可以有廟之義險

吉凶
難未安方勞經略今在渙
然之中故至于有廟也
程傳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
本義中
謂廟中
楊氏繪曰當渙之時何以御之王者宅中而正位託天地宗廟之靈以固民之離心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鄭氏汝諧曰方其渙也孰爲君孰爲臣故曰王假有廟則王位乎中而上下定矣
張氏栻曰收天下之心莫若立宗廟而正王位王乃在中所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也
何氏楷曰王乃在中者非在廟中之謂王者之心渾然在中則不薦之乎亦有出于儀文之外者宜其精神之與祖考相爲感格也

蕙田案在中楊氏鄭氏爲是

象下傳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疏先王以渙然無難之時建立宗廟以祭

祖考
程傳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收天下之渙散至于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祭祀之報出于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無大于此
本義皆所以合其散

項氏安世曰立廟于宮象坎之隱
朱氏震曰立廟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所以一天下之心合天下之渙邱氏富國曰鬼神之道幽深渺邈不可度思惟至誠貫徹潛乎冥感如水之遇風渙然相受則陰陽交通有合无間廟焉而神鬼享矣
俞氏琰曰渙洋渙也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渙風無形无所寓則无以見之水動成文後見風之至鬼神亦无形者立廟于宮而後人鬼享有所寓故也

詩小雅巧言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疏連言寢廟者周禮註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寢廟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此自工匠所造而言君子者閟宮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子監之乃得依法制也

春秋桓公二年左氏傳清廟茅屋

周禮春官大宗伯掌建邦之人鬼之禮

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左宗廟注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
王氏昭禹曰左陽也人道所尚君于于其親事死如事生故左宗廟
鄭氏鍔曰匠人云左祖右社匠人所掌者營作之事小宗伯所主者辨其方位也

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注左宗廟疏案祭義注云周尚左桓二年取郜大鼎納于太廟何休云質家

右宗廟尚親親文
家左宗廟尚尊尊

陳氏禮書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陽故宗廟皆南嚮廟所以象王之朝而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聘禮賓入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然後及祖廟司儀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然後及廟賈公彥曰賓大門東行至廟考之于禮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先儒皆謂在大門內其間有每門者諸侯五廟祖廟位居中東二昭廟西二穆廟各有門門之旁有墻墻之中夾通門則祖廟以西閤門者三東行而歷三門及至祖廟則廟皆南嚮矣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晉孫毓曰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次而南蓋其所傳聞者異也

禮記曲禮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注云先祖

馬氏晞孟曰太王之遷豳也作廟奕奕然後百堵皆興宣王之考室也似續妣祖然後作室百堵則古人之營宮室者豈有不先宗廟者哉檀弓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疏此經明聖人爲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尊名鬼神爲未足稱其意故爲宮室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也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生于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追遠報恩是不忘其所由生也

劉氏彝曰所以別其親疎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敬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

由生者其謂此乎

慕容彥逢曰親而遞者爲宗疎而遠者爲祧此宗祧所以別親疎遠邇也廟有寢祧無寢廟則修除祧則黝堊此宮室所以別親疎遠邇也祧則以教反本之道也禰則以教不忘其所由生也民德齊厚而不忘其本其服也出其中心之誠非有强之而爲也

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蕙田案祭法非宗廟正禮詳見後茲取其廟名存之

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

呂氏大臨曰宗廟祭祀尊而神之有君道焉故皆曰皇也君亦曰辟則臣之所取法也

陳氏祥道曰詩曰皇皇后帝又曰皇皇維辟天王祔而臣子加之以帝尊之與天同故也祖父死而子孫加之以皇夫死而妻加之以辟尊之與君同故也曰宮大祝所謂鬼號此也

陳氏澔曰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媳辟法也妻所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曲禮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立主曰帝同之天神）（疏卒哭竟而祔置于廟立主使神依之崔靈恩曰廟主曰帝蓋是爲祀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録以爲法也

呂氏大臨曰措之廟曰帝者祔于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祔殷人練而祔祔而作主始入于廟曰帝者同于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于帝以帝名之言其德足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惟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諡始不稱帝

禮運祖廟所以本仁也

孝經爲之宗廟以鬼饗之（注立廟祔廟之後則以鬼禮享之）（疏立廟者即禮記祭法天子至士皆有廟）

尚書大傳廟者貌也廟貌也以其貌言之也

爾雅釋名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寢也所寢息也

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曰寢
家語孔子曰吾于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矣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白虎通聖人所以制宗廟何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屋何所以象生之居　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養繼孝也
孝經援神契宗廟所以尊祖也

右宗廟名義

書舜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傳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正義禮有大事行之于廟況此是事之大者知文祖者堯文德之祖廟也且下云歸格于藝祖藝文祖是廟者成有一德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其來自遠堯之文祖蓋是堯始祖之廟不知爲誰也帝繫及世本皆云黃帝生元囂元囂生僑僑極生帝嚳帝嚳生堯之高祖黃帝以上不知復祭何人充此七數況彼二書未必可信堯之文祖不可強言

林氏之奇曰薛氏云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此論當矣然而所祖之人不可得而知也祭法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舜典大禹謨皆虞書也既是虞書則所稱祖宗必自虞世言之神宗即堯也神宗爲堯則文祖亦可指爲顓頊然而去古遠矣不可以爲必然之論
歸格于藝祖用特傳藝文也言祖則考著正義以上受終在文祖之廟知此以告至文祖之廟才藝文德其義相通故藝爲文也文祖藝祖史變文耳此時舜始攝位未自立廟故知告堯之文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傳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前以攝位告今以即位告也此猶是堯之文祖自此以後舜當自立文祖之廟堯之文祖當遷于丹朱之國也
大禹謨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傳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正義舜典說舜之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古帝繫　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

蔡傳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者曰神宗受天下于人必告于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

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

陳氏師凱曰祭法疏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時氏瀾曰神宗堯也天下者堯之天下受命于神宗示不敢專也

吳氏澄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今以授禹其宗堯爲宜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舜皆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

益稷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正義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

中庸舜其大孝也與宗廟饗之

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　幕能率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號紫聖諡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虞氏之祖出自黃帝顓頊是虞帝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趙氏汸采曰虞氏禘黃帝嗇舜祖顓頊出于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郊嚳者帝王郊天當以始祖配天則舜合以顓頊配天也爲身繼堯緒不可舍唐之祖故推嚳以配天而舜之世系出自顓頊故以爲始祖情禮之至也

馬氏晞孟曰舜之受禪止于一世故就舜之身而言之則不得不郊嚳而宗堯方氏慤曰帝公天下者也王家天下者也有虞氏所郊所祖不皆況嚳瞽之親而祖堯之親者凡以爲公而已

楊氏復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至瞽瞍皆微爲庶人舜嗣帝位以帝顓頊爲祖廟黃帝者帝顓頊之所自出也故禘黃帝于帝顓頊之廟而以帝顓頊配之也帝嚳堯之父也顓頊舜之祖也有虞氏當以帝顓頊配天爲身嗣堯位故推帝嚳以配天而以顓頊爲祖仁之至義之盡也顓頊虞氏異代之祖以功德而祖之有虞氏宗堯亦以功德而宗之也國語注曰虞以上尚德是也

金氏履祥曰史稱黃帝之曾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

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芒蟜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或曰世本也朱子謂世本或出于附會假托不可憑據今以其敘舜之世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嚚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夫自幕以至于瞽瞍則非黃帝昌意顓頊窮蟬敬康句芒蟜牛以至瞽瞍也或曰然則昌意窮蟬以下之說固妄矣國語不曰幕能帥顓頊乎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于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于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黃帝氏歿則少昊氏作是爲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似一代之通稱後世始衰非少昊之世即衰也而史記于黃帝之後不及少昊懸紀顓頊指爲黃帝之孫隔遠無緒少昊之代何所往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足信乎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文而又失之者

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德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說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廟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則禘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即文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安知非丹朱之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

又曰有虞氏宗堯則神宗堯廟也古史稱舜之子孫乃更郊堯而宗舜此說非也當是禹郊堯而宗舜爾三聖揖遜以天下相傳祀以爲宗以有天下之大統也自夏后氏子孫繼世以有天下商周征伐以有天下固異于是而諸儒之說亦始膠矣

朱氏鶴齡曰攝位受終于文祖巡守歸格于藝祖即位格于文祖此舜代堯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之明文

也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與臣工共盡享格之義此不易之理也然則如非族何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舜與堯雖非族也非非類也聖人之德也君臣之契也禪受之統也類莫如堯與舜也廟號神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堯之祀非舜主之而誰也然則于瞽瞍如何曰其生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爲虞氏之祖故曰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于堯以天下相傳之義固不相妨也禹之于鯀亦然矣然則丹朱不祀堯乎曰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愚謂此商周革命之禮非舜禹禪承之禮也以經考之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而丹朱與有事之明徵乎祖考下繫此非舜祭于廟而丹朱與有事也若謂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虞賓則考者堯也

于陵之孫子侯服駿奔于周廟者同也其必不然矣

吳氏棫曰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下令以授禹禹其宗堯何疑唐孔氏以爲舜始祖之廟非也

王氏樵曰神宗爲堯斷然不易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有德之所自始與

蕙田案唐虞宗廟之祭曰文祖曰藝祖曰神宗藝祖即文祖文祖蓋堯之始祖廟也堯之天下受于文祖今將以授舜故攝位告即位告巡狩告攝位即位告者明統緒之授受也巡狩而代主宗廟之事也孔傳所云自屬不易至其人之或爲黃帝或爲顓頊史記世本所載皆不足憑故傳稱不知爲誰是亦闕疑之義惟神宗之說則傳與正義謂爲舜之始祖而蔡傳據蘇氏之說斷以爲堯廟則蔡傳是也祭法云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宗

堯故不稱祖而稱宗蓋統緒者天下之統緒
也受天下即受與天下者之統緒故禘郊祖
宗一氣相接義之盡仁之至也祖考來格虞
賓在位既稱宗即可稱考紹統者主祭來賓
者助祭禮固然矣若承其統緒舍其宗廟而
自立宗廟俾堯之子孫與于駿奔之列不特
等于商周革命之事其與後之莽懿相去幾
何孰謂大聖人而出此且豈所稱官天下者
耶至中庸稱舜大孝而曰宗廟饗之子孫保
之蓋舜之宗廟享舜及舜子孫之祭無非舜
之大孝也夫舜以側微受命以其一身繼天
下之統而又自爲其祖考立宗廟爲其子孫
立國家俾世世享其祀而弗替非大德大孝

孰克爲之左傳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國語
幕能帥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非宗其統
也報其功也此宗廟饗之也舜處其子均于
商而禹復封之虞古史謂服其服禮樂如之
客見天子而不臣此子孫保之也正合國語
禘郊祖宗與報爲五之義與祭法固並行而
不悖金仁山謂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
家之私親也禘郊祖宗者天下之公義也朱
長孺謂堯祔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廟號神
宗自官天下視之萬世之宗也于瞽瞍其生
也以天下養其死也自爲虞氏之祖其說皆
精當不可易矣

〔通典〕唐虞立五廟

蕙田案杜氏泥鄭氏所引禮緯稽命徵之說謂唐虞立廟親廟四始祖廟一故祔爲五廟之說非也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謂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舜格于文祖正義曰天子七廟其來自遠說不可易也

國語魯語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鯀之功　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　杼能率禹者也

夏后氏報焉

禮記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趙氏匡曰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郊鯀者禹尊父且以有水土之功故以配天祖顓頊者禹世系亦出顓頊也宗禹者當禹身亦宗舜子孫乃宗禹呂氏大臨曰瞽鯀皆有惡德虞不郊瞽而夏郊鯀以鯀有以死勤事之功也

周氏諝曰有虞氏夏后氏既同一禪讓得天下則有虞氏郊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當郊嚳而宗舜今于夏后氏反謂祖顓頊而宗禹何也舜之受禪止于一世故就舜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禹使就舜之子言之則固當郊嚳而宗舜禹之受禪傳于數世故就禹之身言之則不得不郊鯀而宗堯禹

郊嚳而宗舜

又曰虞夏殷之世其禮備質而不若周之文故所謂祖者即太祖也而爲太祖者其廟不毀于萬世而其祭常行于四時則尊而且親所謂郊者其廟不免于毀而又止祭及于圜丘而已則尊而不親此虞夏殷周之世所以用其先而尊者爲祖後而卑者爲郊

蕙田案郊祀配天其禮甚大周氏以爲其廟不免于毀非也

張子曰夏郊鯀以其祖也杞之郊禹者必繫時王之命不使郊鯀祀私廟猶可也

楊氏復曰夏后氏之祖顓頊猶有虞氏也禹至其後世既以顓頊爲祖故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至其後世子孫乃以禹爲受命之祖書曰明明我祖是也

金氏履祥曰古史謂舜宗祀堯至舜之子孫則更郊

堯而宗舜此據國語及韋昭之說也舜郊鯀宗堯則禹固當郊堯而宗舜矣而乃以堯之祀歸之舜之子孫顧自郊鯀焉何也曰此夏之末造也夫三聖以天下爲公則皆承其祀三王之子孫以天下爲家則各祖其祖舜之宗堯禹之宗舜一也舜之郊鯀禹之郊堯亦一也其郊鯀也則夏之末造也祀夏配天其諸始于少康乎于是郊堯宗舜則屬之虞思之國矣孔子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蓋商周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則杞郊禹矣杞而郊禹則虞郊舜而唐郊堯者天子之事守也

蕙田案禘黃帝郊鯀之說詳見郊祀禘祫二門宗舜宗禹則金氏之說是也禹之受禪同舜則宗舜亦應如舜之宗堯國語祭法所言皆禹子孫之事耳

觀承案唐虞官天下則舜受堯統自當郊嚳而宗堯矣三代家天下則禹受舜禪雖當郊堯而宗舜者歸宗舜至其子啟賢而繼立固宜以郊堯禹耳金仁山之說極當但必以爲祀夏配天始於少康則亦未見其果然否也然立說自

通典夏氏五廟

蕙田案通典據鄭注之說其謬與唐虞五廟同天子之制皆七廟也

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傳天子立七廟有德之主則爲祖宗其廟不毀故可觀德疏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其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世親盡而其廟不毀故于七廟之外可以觀德下云萬夫之長可以觀政謂觀其萬夫之長此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文雖同而義小異所謂辭不害意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敎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唯周有七廟二祧爲文武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廟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良由不見古文故爲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爲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爲高祖之父及祖也并高祖以下共爲三昭三穆耳

詩烈祖疏禮王者祖有功宗有德不毀其廟故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爲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從而不駁明亦以爲不毀也則非徒六廟而已鄭言殷六廟者據其正者而言也禮稽命徵曰殷五廟至于子孫六注云契爲始祖湯爲受命王各立其廟與親廟四故六鄭據之以爲殷立六廟至于中興之主有德則宗既無常數故鄭不數二宗之廟也

蔡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

孫氏 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雖七世而其廟不毀七廟者漢世以來論之多矣鄭康成謂夏五廟無太祖禹二昭二穆殷六廟契與湯及二昭二穆周

則七廟后稷爲始祖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二昭二穆此說妄也天子七廟之制久矣

蕙田案注疏謂天子立七廟是其常事是也鄭氏乃有殷六廟之說昔人已闢其謬但注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謂觀七世之外專以有德不祧毀者言云與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文雖同而義小異所謂辭不害意蔡氏因之今案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文義一串謂承七世之廟而爲天子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曰可以觀德爲萬夫之長而出政政善則安政壞則危故曰可以觀政緊承上文克綏先王之祿二句言似更直截且以見七廟爲天子定制也蓋人君既爲天子則上承七廟之重宗社所係其可懼爲何

如若云觀于七廟外之有德者言太祖見居七廟中寧無德可觀且詎不嫌于譏七廟爲無德耶德字當主人主言不宜指祖宗言注疏似稍迂曲故又有文同義異之說

國語魯語契爲司徒而民輯寧勤其官而水死　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鄭注）殷宜郊契（疏）殷人宜郊契者今虞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

趙氏匡曰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冥有水功故郊冥以配天湯出契後故祖契宗湯者當湯身未嘗有宗也

楊氏復曰殷祖于契契母曰簡狄有戎氏之女爲帝嚳次妃吞元鳥而生契帝嚳者契之所自出故殷人禘于契配之也殷人郊冥者冥勤其官而水死祭法推其功烈至于先聖王並稱故殷人以冥配天也殷人祖契而宗湯者湯革夏命爲殷之祖然殷之功始于契故殷人祖契而宗湯後世子孫乃以湯爲受命之祖詩曰衍我烈祖是也又其後殷有三宗祖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亦有德而可宗周公作無逸舉殷三宗以戒成王然則三宗亦爲不毀之廟也

何氏楷曰孔叢子論書篇云維高宗報上甲微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于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案竹書夏帝芬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

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至殷武丁十二年報
祀上甲微季本云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
冥竹書載夏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至帝杼十
三年商侯冥死于河中間計三十四年魯語及祭法
所謂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生振竹書以爲殷侯子
亥益振名而子亥其字也實始遷殷計三十七年而
爲有易之君綿臣所殺國統幾絕振生微字上甲乃
殺綿臣而以殷興仍居殷地是則殷之遷雖在子亥
而昌殷緒以基王業者乃在上甲故殷人報之也皇
甫謐謂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
日爲名益自微始白虎通亦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
日名子而譙周則謂死稱廟主曰甲蓋謂生稱其名
死則以其生之名爲廟主也于理或然

詩商頌那衍我烈祖傳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箋烈烈然祖湯也
詩序那祀成湯也箋正義序稱祀成湯則經之所陳是祀湯之事不宜爲湯之祀祖
商頌烈祖嗟嗟烈祖箋我功烈烈祖成湯
詩序烈祖祀中宗也箋中宗殷王大戊湯之元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
商頌元鳥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傳武丁高宗也
詩序元鳥祀高宗也箋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元孫之孫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正義知此祀當爲祫者以經之所陳乃上述元鳥生商及成湯受命若是四時常祀不應遠頌上祖殷武與此皆云祀殷武所陳高宗身祀而已則知此與彼殊宜當爲祫也案殷本紀大戊生仲丁及外壬及河亶甲亶甲生祖乙祖乙生祖辛祖辛生祖丁祖丁生陽甲及盤庚及小辛及小乙小乙生武丁是武丁爲大戊元孫之孫書序云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作高宗肜日殷本紀稱武丁見雉升鼎耳懼而修政行德天下咸懽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高宗
立其廟爲高宗
商頌長發元王桓撥傳元王契之始祖故求以王言之也箋契即湯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箋帝命不違者天之所以命契之事世世行之其德寖大至于湯而當天心
詩序長發大禘也

朱子集傳序以此爲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始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于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于商之世與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爲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何氏楷曰此詩末章舉及阿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固大禘之一証也書盤庚篇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廟主皆朝于太廟故爲朝享禘祫皆以享名而禘尤大于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爲大禘信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于祫者功臣皆祭也

蕙田案序以爲大禘朱子謂禘不當及羣廟之主王安石曰雖序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此序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何元子曰禘之名義有三一曰時禘一曰吉禘一曰大禘時禘之名至周而改今考周宗廟之禘惟有一祭時禘的是殷禮而大禘之兼及羣廟及配享功臣亦與周不同盤庚云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者或亦殷時大禘之制與然其爲宗廟之祭不可易也

宗元案大禘對時禘言是也猶之大祫對時祫言也若因追享爲大禘而即以大禘爲大

享則未確夫享莫尊于禘而莫大于祫禘惟
太祖一人所以尊之又追其所自出之帝故
謂之追享特以對時禘及吉禘言而謂之大
禘不可因大禘而謂之大享也惟三年之祫
徧及羣廟毀廟而元功之臣亦配享焉但不
及所出之帝然其禮最爲周徧而廣闊故對
時祫言既謂之大祫又對追享言而謂之大
享也亦謂之朝享者正是功臣亦在而同朝
于太祖也考長發之詩中及相土毀廟之主
并及伊尹之元功即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者正是大祫之祭而謂之大享者
也小序謂大禘者非朱子已曾駁正之集傳
雖未質言要已發其疑矣何元子信序而曲

証爲大享即大禘者欲以强詞軋正理實不
足取也夫自漢儒以來多以大禘爲合祭羣
廟惟趙伯循因大傳只云以其祖配之而無
合食于前之文故謂禘其始祖所自出者配
惟始祖一人而不及羣廟此不刊之論也蓋
古祭各于其廟惟時祫大祫乃合食于太廟
故謂之祫耳若禘郊宗祖之祭尤典禮之特
隆者而可以羣廟之主雜于其間乎朱子獨
從趙氏說洵至當不易矣說此詩者又因序
有大禘之語反謂大禘原及羣廟以遷就之
何其惑也又或以爲商周之禮不同亦未免
從而爲之詞耳夫周公所損益者不過制度
文爲之末若禘郊宗祖之祭乃享帝享親之

極盛正所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者而可假商周異制之說以巧爲解乎則序說洵爲無稽而不足据也審矣

商頌殷武撻彼殷武（傳殷武殷王武丁也）

詩序殷武祀高宗也（正義高宗前世殷道中衰高宗伐荆楚修宮室子孫美之詩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詩）

朱子曰高宗中興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成始祔而祭之詩也

穆之列此詩則廟（劉氏瑾曰高宗七世親盡而廟此詩其作于帝乙之世與）

劉氏歆曰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數中宗變也于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由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言天子五廟無見文或言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則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

朱子曰劉歆說文武爲宗不在七廟數中此說是又曰商之三宗若不是別立廟只是親廟時何不胡亂將三箇來立如何恰限取祖甲太戊高宗爲之那箇

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揀擇爲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那箇好的自是合當宗祀如何毀得如今若道三宗只是親廟則是少了一箇親廟了

何氏楷曰武丁雖自立廟然當世數未盡時必仍居七廟中及夫親盡應毀之日乃始遷其主于新廟與七廟同享祀爲百世不遷之宗而不與羣祧等列耳又案先儒謂遠廟爲祧遷主藏焉劉公瑾云三宗之廟未知立于何所竊意中宗當穆高宗祖甲當昭各隨昭穆之位特立其廟于太祖廟之兩旁三昭三穆之上如周文武世室之謂也

周氏世掞曰從來稱殷有三宗而不數成湯于理未安然國語及祭法皆言殷人祖契而宗湯則湯固殷宗不獨三也據商頌則湯實稱祖故賀循云殷有二祖三宗然則殷之特廟蓋有四矣

薦田案七廟之制自虞至商已然殷之三宗百世不毀不在七世親廟之數劉歆之論不可易也故朱子亦以爲是

書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駿奔走執豆籩（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諸侯皆大奔走于廟執事（疏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畢而退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踐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等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疏此論武王伐紂率領諸侯以祭祖廟追侯在廟祭先祖乃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等爲王不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

書經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王入太室裸（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爲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

通鑑前編成王七年王至新邑十有二月烝于文武

書召誥疏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王入太室裸則洛邑亦立宗廟

詩周頌清廟於穆清廟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朝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疏此解文王神之所居稱爲清廟之意文王之神有清明之德者文王能象天清明故謂其廟爲清廟賈逵左傳注云肅然清靜謂之清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廟者人所不居雖非文王孰不清靜何獨文王之廟顯清靜之名以此故不從賈氏之說也言祭之而歌此詩者謂周公之時詩人述之而作此清廟之詩既作之後其祭皆升堂歌之以爲常曲故禮記每云升歌清廟是其事也立宮室象貌而爲之者言死者之宗廟象生時之宮室容貌故冬官匠人所論宗廟及路寢皆制如明堂是死之宗廟猶生之路寢故云象貌爲之由此而言自天子至于卿士得立廟者其制皆如生居之宮矣）

劉歆歷譜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

三百四

瞽于周廟（注今文尚書）

禮記祭法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

王之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正義）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惟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說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為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為七也若王肅則以為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蕭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攝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為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況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于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略如此不能具載鄭必謂天子七廟惟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土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又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盡祧主禮器天子七廟唐虞五廟尸九夏則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唐虞五廟尸九夏則無虛主祭統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不得祭禮器天子七廟五廟三廟一廟士祭中庶人祭外天子社稷皇地祇諸侯社稷大夫五祀曲禮天子七廟五廟三廟一廟或無廟祭法王立七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曾祖廟王祖廟禰廟一壇曰泰壇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鬼去鬼為神去神為帝乃禘于郊乃祖以配之乃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諸侯不得祭天地不得祭四望山川不得祭五祀大夫不得祭山川士祭其先而已王制天子社稷皇地祇諸侯社稷大夫五祀曲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祭法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國立社曰國社諸侯以下各自為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祭統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而已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而已

蕙田案天子七廟之制諸儒多言自虞夏以來惟鄭氏據禮緯有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之說王肅著聖證論以非之當矣而孔疏又引馬昭難王義以附會鄭注遂啟後人之疑然王說之是後多信之至馬說之謬尚未有奪其所據而詳辨之者今案馬昭引喪服

小記王者立四廟爲証夫諸侯立四親廟天子無四廟之禮方性夫謂以月祭之親廟言之徐伯魯云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方氏之言理或有之而劉原父則云此一句上有脫簡吳幼清從之謂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謂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闕文者是也今以大傳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爲四親廟也此說似有據而可從則喪服小記所云固不得爲王者立四廟之証矣馬昭又引禮器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七尸爲証案宗廟以七爲正數則七廟七尸自無疑義乃謂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爲無是禮案商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周因殷禮自開國已然是時文武正在七廟之數至兩世室當立在懿王孝王之世何得以祭法所云强入之懿孝之後而謂文武不在七數耶其爲穿鑿附會明矣馬昭又引曾子問七廟無虛主及周禮守祧奄八人爲証案七廟無虛主是孔子特明齋車必載祧主而言正足爲七廟之証乃謂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其說固不可通于文武見居七廟之時即懿孝以後文武有功德親盡不祧而所立者世室也非廟

也不曰廟而曰世室正以廟數不能減于七亦不能加于七耳如以功德之祖而充七廟之數是仍在祧遷之列何必又創爲世室之名且與不毀之義大不相符矣寧不謂之謬說乎周禮守祧奄八人鄭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孔疏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八人乃謂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陳祥道云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功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于理必不然真足以破其蔽矣馬昭又稱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案七廟除太祖外三昭三穆皆親也諸侯及其高祖天子益二廟以昭尊卑之分所云降殺以兩不可易也乃强其人無其人之說即無功德之祖豈無高祖之父祖耶彌見其說之誣耳又云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夫禘非合食不及羣廟何有毀廟議王肅爲是疏既引之而又必舉馬昭之難以牽合者此疏家之陋例適足以益鄭氏之過而啟千萬世紛紛之議耳

曾子問七廟五廟無虛主

禮器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

春秋僖公十有五年穀梁傳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

七廟故德厚者流光

家語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於孔子孔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天子七廟自虞至周所不變也

荀子禮論篇有天下者事七世

袁準正論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

晉書禮志周制七廟以辯宗祧虞喜曰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矣

唐會要岑文本云載籍紀七廟者多稱四廟者寡穀梁王制祭法禮器書咸有一德並云七廟荀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咸以爲然祖鄭元者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引七廟之文

通典杜氏曰禮有以多爲貴王制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祭法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而鄭元以文武之廟曰祧不亦踈乎若以天子之祖功德則不立二祧二祧不廟數與諸侯同何以爲隆殺哉虞喜云七廟不始于周伊尹已言七世之廟矣成王六年制禮七廟亦已有見數文王爲祖武王爲禰祖非遠廟也周官掌宗廟而職曰守祧周公不稱祖禰爲遠祧也當須逆數成然後廟得別出不可于成王之代以文武逆云爲遷主所藏矣

王氏應麟曰書咸有一德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有德之王則列爲祖宗雖七廟親盡而其廟不毀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

方氏慤曰天子之廟止于七何也太祖之廟創業之

所始萬世所不遷也而昭穆則合而爲六者蓋四世其服已窮矣然猶緦也五世同姓已殺矣然猶免也至于六世然後親屬絶故止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

馬氏睎孟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故天子七廟至士一廟合于降殺以兩之意也祖以功建故無可毀之禮而有百世不遷者也昭穆以親象故有可毀之禮親盡則有祧説者以爲周則七廟夏則五廟殷則六廟蓋非是也

陳氏祥道曰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于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

其來尚矣先王之于死者常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于寢而已

陳氏禮書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内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伊尹言七世之廟商禮也禮記荀卿穀梁皆言天子七廟不特周制也則自虞至周七廟又可知矣然存親立廟親親之至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況廟乎法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況祖宗乎于是禮以義起而

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徒以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內是臆說也王肅聖證論曰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使天子諸侯皆親廟四則是君臣同等尊卑不別也又王祭殤五而下及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王舜劉歆論之于漢韓退之論之于唐皆與肅同蓋理之所在者無異致也

五廟

辨韋元成天子五廟

（漢書韋元成傳）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殷廟與未毀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一聖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爲謚而已又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而下五世而迭毀

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或言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則名與實異非尊德

貴功之意也

朱子或問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說又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居昭之北廟太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

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于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儒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祧廟議曰天子七廟宗者不在數中此爲禮之正法宗者在數中禮之末失也

陳氏澔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將爲四廟乎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乎

蕙田案韋元成論天子七廟實止五廟今核其說乃實止四廟耳元成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此其說有數悞小記而立四廟句上有闕文劉原父吳草廬之說甚明元成他無所據而引此闕文爲據一悞指立四廟爲王者之禮雖有配天之祖亦不得立廟則天子止得四廟比諸侯反殺其一二悞禮莫大于配天既祭天以祖配矣而仍不爲祖立廟豈宗廟之禮反隆于配天之禮而乃漸之耶三悞配天以功德不限定五世之祖而曰不爲立廟親盡也四悞小記之文本言禘祭太祖所自出而以太祖配之如商禘嚳而契配周禘嚳而稷配耳與祭天配天何與而乃以禘爲祭天以配爲配天五悞若夫功德之廟不可預爲設數使文武而下復有可宗之人親廟慮又益殺劉歆之論足以正韋之失矣

右四代七廟之制

周禮考工記匠人夏后氏世室（注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此用先王之禮）殷重屋（疏鄭云此用先王之禮者世室用此經夏法是用先王之禮也）

蕙田案世室之名始此

禮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疏此一經明魯有二廟不毀象周之文武二祧也
任氏啟運曰文武之不遷謂之世室魯以二公比之也

憲田案文世室武世室之名見于此

春秋文公十三年世室屋壞穀梁傳世室者何疏解云欲言君寢于例不書欲言宗廟未有世室之名故執不知問魯公之廟也注魯公周公子伯禽曷為謂之世室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疏言謂之世室者猶世世室也世室屋壞何以書譏猶世室也世世不毀也

何譏爾久不修也

朱子禘祫議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祧周禮言守祧之宮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于文羣昭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又曰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而謂之文世室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而謂之武世室

陳氏禮書父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故周于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于二昭二穆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春秋傳稱襄王致文武胙于齊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于秦孝公方是時文武固已遠矣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其廟不毀可知矣家語左傳稱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不毀

故天哉之其言雖涉于怪而理或有焉若然則魯公之室在所不毀可知矣王舜中劉歆王肅韓退之之徒皆謂天子祖功宗德之廟不在七世之列特鄭康成以周禮守祧有八人小記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親廟四而已是不知周公制禮之時文武尚爲近廟其所以宗之之禮特起于後代也果所以宗之者在七廟內使繼世祖先間有豐功盛德不下文武復在可宗之列則親廟又益殺乎理必不然

錢氏梅仙曰天子之廟七不可益亦不可損所謂七廟者高曾祖考親廟四五世六世祧廟二始祖之廟一孔子所謂自虞至周之所不變者此制是也獨有功德之主親盡不遷故周立文武世室不曰廟而曰世室亦以廟制不能加于七耳或謂周立九廟如九廟可立何必又爲世室之名哉劉歆謂七者正數其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在殷則成湯而下爲中宗高宗祖甲在周則爲文武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也至于二祧廟爲五世六世祖即王肅所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也而韋元成之徒則云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爲七此大謬之說也蓋文武在共王時猶在七廟之內至懿王孝王別立二世室則在七廟之外左傳載景王之言曰予敢忘高圉亞圉朱子謂武王克商增立二祧于二昭二穆之上祀高圉亞圉則七廟之立自武王時已然如合世室而始足七廟之數是周止五廟矣豈周家制禮竟下同于諸侯之制乎必不然矣

辨諸家立虛廟

王制孔疏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　任啟運曰世室二廟有其人則實之無其人則虛之馬昭引禮緯云唐虞五廟夏初四廟于孫宗禹而五殷初祖契與親廟而五子孫宗湯而六周初五廟子孫宗文武而七是有虛廟之明証也如魯公始封周公尚在王季文王不得祀于諸侯之廟是五廟皆虛也烏得謂無虛廟乎

孔頴達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始封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

朱子曰如劉歆之說周自武王克殷即增立二廟于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于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于二昭之上

辨趙德周無文武兩世室

趙氏德曰文世室武世室蓋本于禮記明堂位之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此二廟象周有文王武王之廟也世室者不毀之名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元孫名故疏云文世室者魯公伯禽有文德世世不毀其室故云文世室武世室者伯禽元孫武公有武德其廟亦不毀故云武世室案記禮者之意謂周有文王世室武王世室及武公之廟得以象文王武王不毀之廟也後儒因明堂位之文遂以爲周有文世室武世室也三禮辨曰武公之廟蓋已久毀成公三年季孫宿以鞏之戰有功而立之春秋書立武宮左氏公羊並誡之謂不宜立也世室屋壞左氏謂之太室公穀謂之世室武煬皆稱宮無所謂武世室也諸儒或引此以証文王武王之廟爲世室悞矣

蕙田案趙氏謂武公之廟當不得武世室可也謂周并無文武兩世室可乎春秋傳史記載襄王顯王致文武胙于齊秦是世室不毀之確証明堂位侈張魯禮語雖近誣而所引四代服器官其制度名色無緣都是鑿撰古禮之亡安知不藉此反存其一二耶

右世室

禮記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

而祭之乃爲親疎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饗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壝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壝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壝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饗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壝壇壝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壝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饗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饗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壝書曰三壇同壝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饗嘗謂四時之祭天子

諸侯爲壇壝祈禱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于祧鬼亦在祧顯遠之于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是也魯僖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耳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別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爲皇考字之悞

方氏慤曰二祧顯考之父祖也

馬氏晞孟曰說者謂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于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而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所以不同

張氏融曰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公羊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無去祧爲壇去壇爲壝之制祭法所言皆衰世之法

楊氏復曰案祭法與王制不同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則序四親廟二祧太祖以辨昭穆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則三親廟月祭高太廟享嘗以見隆殺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但有三親廟而無高太廟有二壇爲禘禱之祭而已王制士一廟祭法分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又祭法有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之稱王制無之祭法有壇有壝或二壇無壝王制無之大抵王制略而祭法詳又案三壇同壝之說出于金縢乃因有所禱而爲之非宗廟之外預爲壇壝以待他日有禱也孝經爲之宗廟以鬼享之非去壇爲鬼也晉張融謂祭法去

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皆
衰世之法則所言難以盡信
陳氏皓曰案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爲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
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墠猶之可也
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乎又宗廟之制先儒禱之甚
詳未有與壇墠爲言者周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茹于共
王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列國吾知其必不然
矣然則朱子煞劉歆之說豈無見乎鄭注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
矣

徐氏師曾曰去墠爲鬼則王立七廟二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天子諸侯皆有太祖
者何以有禘乎其謬甚矣
郝氏敬曰案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爲四廟乎壇墠之主藏于祧而祭于壇墠猶之可也
無祧壇墠鬼此不言太祖泛云祖考遠廟爲祧則似世遠去太祖亦不免矣至
使壇墠露處絶其血食故鄭有祫乃祭之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本意記有禱焉
祭之無禱乃止未及祫也然則祭法與王制其誰爲先王之舊乎人生有貴賤
孝先之情本一自官師不得與士大夫同祀其祖至于庶士庶人
不幸不得爲大夫士而親死即爲無祀之鬼諒非先王制禮之意

蕙田案祭法與王制不合諸儒多以祭法爲
疑今考此條蓋本于家語而汲古閣所刋家
語與葛氏本其文亦有異同則係漢儒附會
理或有之今并附于後以俟參考

家語廟制衛將軍文子將立先君之廟于其家使子
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
弗知子羔曰敢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
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設祖宗乃爲親疎貴賤
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
而七近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焉享嘗乃止
諸侯立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祖考廟享
嘗乃止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享嘗
乃止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合而享嘗乃止庶人
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
凡四代帝王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五年大祭之所及也應爲太祖者則其廟不毀不及
太祖雖在禘郊其廟則毀矣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諸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 汲古閣本

葛氏本衛將軍將立三軍之廟于其家使子羔訪于孔子子曰公廟設于私家非古禮之所及吾弗知子羔曰政問尊卑上下立廟之制可得而聞乎孔子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該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覩疎多少之數是故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曰太廟有一壇有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爲壇去壇爲墠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與太祖之廟五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一壇一墠爲壇去壇爲墠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曰皇考廟有一壇考廟月祭王考廟皇考廟爲始祖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適士二廟曰王考廟有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庶人無廟四時祭于寢此自有虞以至于周之所不變也 諸見祖宗作謂之祖宗

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鄭注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

方氏慤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止曰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可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

黎氏錞曰案天子七廟并二世室而九豈有止立五廟之理方氏以爲此據月祭之廟言之理或然也

劉氏牧曰而立四廟云天子立四廟非也此一句上有脫簡耳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

吳氏澄曰而立四廟四字無所系屬義不可通劉氏曰此句上有缺文當曰諸侯及其太祖而立四廟案大傳以其祖配之之下有此六字劉氏所謂有缺文者是也今從其說而以大傳篇之文補之言諸侯不得如天子之追禘太祖以上所祭上及太祖而止耳而太祖之下則立二昭二穆之廟爲四親廟也

陳氏禮書庶子王亦如之者禮爲人後者爲父母期公子爲後爲其母于子祭于孫否蓋爲人後者雖受重于所後而不廢其母祭則庶子爲王雖有正統之七廟其可輒廢祖考之祭乎于是自立四廟以視始受命而王

者所以著其不忘本也昔漢宣帝以從孫繼昭帝憲
昭穆之體一也于是立悼皇考廟以當一代之穆而
王舜中劉歆以爲孝宣以兄孫繼統爲孝昭後考廟
固不當立累世奉之是兩統二父也然宣帝以悼皇
考當一代之穆固不合禮若特立廟乃庶子王之所
當立者謂不當立悞矣 王舜劉歆當作王莽中字衍
陸氏佃曰此言王者後世衰亂統序既絶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蕙田案立四廟徐伯魯以月祭之廟言亦屬强解劉氏吳氏脫簡之說近是且有大傳之文亦不可爲無據也

附辨杜氏不毀高圍亞圍廟

春秋昭七年左氏傳余敢忘高圍亞圍杜注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

孔穎達王制疏曰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案昭七年傳注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辨郝敬不信七廟五廟

郝氏敬曰案七廟不見于詩書孔書云七世之廟非必真伊尹語儀禮周禮穀梁家語等書大抵與記先後雜出未可相徵或稱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或云九廟以至於十二廟祭法又云適士二廟官師一廟未知誰是夫尊祖敬宗人有同心天子道隆德尊何以恩窮七世諸侯五世上不得伸情大夫祭不得越祖禰士庶人則并王父母不祭豈人情乎

蕙田案郝氏之意以七世五世爲不足而欲軼而過之蓋以後世世不毀之典爲是而

魯立煬宮以諸侯而祭二十一傳之祖亦不非也且書明言七世之廟京山自不信耳而勿以爲不見於詩書不亦誣乎

右經傳言廟不同